

琴台  
琴瑟  
潘國森

## 性道德的科學本質

剛過去的十一國慶長假期到北京學習，因為還要開個會，打算順道拜訪朱琪教授。於是發了個電郵問候，回覆的卻是朱老師的千金，卻原來朱老師已在去年十月辭世！小妹回郵言道，朱老師臨終前「握筆顛顛巍巍」地完成最後遺作，於過身前數日在日記本上寫下：「生命的歷史使命在於為後來的生命生存得更好，也就是為後代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

朱老師是前衛生部性病艾滋病預防研究室主任（艾滋病，港譯：愛滋病）、前中國性學會秘書長、前《中國性科學》主編，畢生從事內科臨床、衛生防疫和醫學教育工作。朱老師比筆者年長二十多歲，能夠相識，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了。

千禧年在美国紐約一次文化交流活動，將我們倆從北京和香港兩地帶到新大陸相見。朱老師是學醫行的專業性教育工作者，潘國森則是學工學文的業餘門外人。朱老師曾為拙著《透視同性戀：異常行為研究》寫序，這是兩部《同性性行為探討》系列的下冊。當代中國讀書人當中，恐怕就只有我二人反對將「homosexuality」譯為「同性戀」。「sexuality」原本就不光是只有戀愛，應該涵蓋了「性交」行為和「戀愛」情感，所以我譯之為「性愛行為」，若前面加了「homo」的詞頭，那就要譯為「同性性愛行為」了。朱老師卻選用「同性愛慾」，也是既有「戀愛」、也有「肉慾」，



那就不怕讓人誤會以為「有愛無性」了。我們這是英雄所見略同，不是標奇立異地咬文嚼字，是做學問必須的謹嚴。

在北京初會朱老師的獨生愛女，翻閱朱老師遺作，題為《傳統性道德的自然科學本質》（圖），大哉斯言！

在香港較常遇到鼓吹性濫交的「性亂派」言論，多出自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教師（教師是統稱，並無貶義，包括教授、講師等不同職級），此輩就是容易缺少了自然科學的常識。性亂派亦有執業醫生，不過多見精神科專家而不見婦科聖手，當中弊病不言而喻。

一位女教師揚言，與人性交猶如打一場球賽！廣府話口語稱球為「波」，而男女隨便濫交，亦可戲稱為「打一場友誼波」。此妹任教大學，還得過「最佳教師獎」。嗚呼！其荒唐若此！其缺乏生理衛生常識若此！羽毛球、網球等運動有一網之隔，運動員的肢體接觸，惟有握手或擁抱而已，絕不似性交涉及體液交換，如果對方不潔，有可能傳播致命絕症！

另一男教師笑言，與人性交如握手！那是偷俗男人自誇性能力超凡的謊言了！誰都有能力接連與幾十，甚至幾百

人握手而不現疲態。問君日能御女子幾何？不畏「精盡人亡」哉？

朱老師在書中提到當前社會上有一流行論調，曰：「我的生命，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的一切我做主！」

此話是不是似曾相識？（憶朱琪教授·上）

思旋  
天地  
思旋

## 港珠澳大橋通車好處多

一年四季，氣候天象各不相同，宇宙之大各有異象。時至深秋，地大物博的我國西北部竟下起了暴雪，實為奇景。另一方面，在深秋日本則櫻花盛放，令人深感詫異，今年的天氣實在奇怪，我們應該小心身體，珍惜健康。

古有名言「路通則財通」，香港剛迎來高鐵啟用，碰上國慶及重陽節假期，數以萬計的內地與香港兩地遊客往來，使旅遊及零售業更加興旺。不過，由於網絡與電子商貿日益發達與應用，人們的生活與商業習慣大有不同，亦影響了各有關行業的營商環境，甚至全球經濟強國阿一哥美國，近日竟然有著名百貨公司Sears申請破產，令人驚訝非常。

此事亦向現代經商者特別是百貨業經營者提醒要更警惕，必須與時並進，多作改良，才能不被新時代淘汰。

回頭再說「路通則財通」，籌備與建造了將近十年的港珠澳大橋終將在10月23日舉行開通儀式。如此重大的基建項目通車儀式，在本欄執筆之時很多傳言指出，認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南下親臨主持，我們拭目以待。

港珠澳大橋據稱每日將有400巴士往返，票價仍未清楚。曾幾何時，香港與澳門交通都靠水翼船，而今港珠澳大橋通車後，交通運輸工具多了選擇和比較。摯友Joyce的香港寫字樓在信德中心，她因公事需常往澳門公司，所謂過大海，搭船非常方便。她說決定不變，因坐橋巴士需轉車接駁，十分不妥。另一位朋友寫字樓在九龍太子道，他則希望試試搭橋巴士或許會更方便。很多時候預計與實際有落差，例如高鐵預計每日有八萬八千人次使用，暫時來說還未達標。而港珠澳大橋私人開車使用的話，初期配套设施可能未及完善，例如泊車位方面可能不足，還得日後慢慢改進。

無論如何，而今香港有了高鐵，也有了港珠澳大橋，肯定對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商業以及物流業大有好處。此兩項大型交通基建效益，必將達數以十億計。至於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佈施政報告中提到「明日大嶼」人工島計劃，雖然引起了社會眾多爭議，然而若此計劃分期進行建設，地點也可配合港珠澳大橋發展，則對香港未來發展有利。

其實，每個社會的發展，掌舵者必須要高瞻遠矚，站得高看得遠，可以靈活聯繫一切可用資源，則對社會發展、人民安居更有好處。



港珠澳大橋明日舉行開通儀式。

七嘴  
八舌  
小臻

## 真的要喊才有糖食？

個人認為特首林鄭月娥今年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其實是非常務實、有承擔的，令人感受到她真正是想盡辦法令香港人有希望，新一份施政報告有二百五十項新措施，涵蓋土地房屋、醫療、福利等，房屋政策依然是「重中之重」這是沒有錯的，梁振英名句：「民生無小事」，市民生活事項處理好，社會自然政通人和。

然而，大家都清楚人口不斷地增長，問題就會永遠解決不完，所以房屋、醫療、福利幾十年後可能仍舊是政府首要任務，東大嶼填海造地的「明日大嶼」計劃就算林鄭不做、下任再下任特首都要做。可是實在看不過特首對文藝界、旅遊界的訴求和聲音的忽略程度低得如此。

記得施政報告發表後，特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面對議員提問，筆者看足全程見到文化演藝界旅遊界議員溫和斯文地提出要求，得到的是沒有任何希望的答案，實在令人要抱不平。

立法會體文界議員馬達國問特首究竟幾時開文化局？今屆政府任期內可唔可以開到？得到的回覆係唔可以承諾到任何東西。也沒有意圖

給一個專職對口單位去處理業界發展的問題，這兩個都是為香港製造賺錢機會賺形象、賺聲譽的行業，非要你花大錢增添煩惱，怎可如此冷落他們，難道真的是會喊的孩子才有糖食？那你便是沒眼光沒智慧的父母哩！難道你在鼓勵人做壞孩子？乖孩子不值得愛惜？

結果馬達國議員被媒體形容：設文化局無期，馬達國簡直係食個大檸檬，仲要食足五年呀！试想馬達國會否給業界人罵？他自己任在社交網站貼文無奈地解釋：對呢件事好遺憾，估計依家咁樣的政治局勢，政府的說法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睇怕佢要無了期咁等？！

難怪有人笑政府，原本話因為工作量太重，政府有意分拆運輸及房屋局，因範疇緊密相連難拆局，咁開局又點難呢？不就是將康樂文化分開，前者是服務市民康樂生活的，後者是為文化藝術界專業發展而設，簡直就是必須做的事，當你們需要宣傳就記起演藝界，為他們完善一些政策就怕煩，似乎非常不合理。就因文藝界人不嘈？你叫代表業界的議員如何面對選民？面對這行業內許多激進年輕選民，別忽略這行業的影響力。

琴袖  
乾坤  
余似心

## 返老還童終結人生

人的生命周期真的好奇妙，循環至起點作為終結。節目介紹，荷蘭電視的老人節目和長者玩的遊戲中，包括許多我們曾在幼兒園和幼童玩耍的遊戲，如短時間內默記多張圖片，然後將之反轉，憑記憶找回相同圖片的位置。為幼兒，是開拓他們的記憶力；為長者，是強固或尋回他們的記憶力。有些老人中心會以撲克牌去玩這類遊戲，無論什麼形式，延遲或避免腦退化的出現，成為人口老化社會的一大課題。

人類營養好了，健康更佳壽命更長，但身體各器官未必全部受補可以同步繼續順利運行。也不知上天創造我們時，可讓腦袋應用多少年，保得了壽命，也得要自行保養腦袋。好好「抹油」，不讓其「當機」。開始衰退，就要像教小孩子般，訓練腦袋繼續運作，重新學習，重新調整。

每次和親友玩麻將牌，他們都感恩古

時的設計者想出這樣變化多端，耐人尋味的遊戲，已證實對操練腦袋避免腦退化有極佳效用。的確，玩麻將這集體遊戲，有朋友便有社交，雙手需運動，頭腦要轉動，還要眼看四面，耳聽八方，心內盤算，最難得的是玩者不會覺得沉悶，時間像過得特別快。在日本，安老機構都鼓勵長者玩麻將了。

或許你不懂得或不喜歡麻將這玩意，也不是容易找到玩伴，希望訓練腦袋，不妨和家中幼童結伴，他們玩什麼遊戲，便選擇合適的參與其中。事實上，年紀愈大，便愈反其道而行，愈走向年紀更小的體力和能力。我們可能要如幼童般坐手推車、吃軟而易消化的食物、用尿布、需人照顧，在完結人生旅程時重行一遍來到世界時的道路。

雖然無奈，但這是事實，只能以輕鬆的心情去接受。或許這是為了讓我們重溫父母的照顧；提醒子女我們曾給他們的愛，作為人生的完美句號！

## 百家廊

程應峰

從審美意味看，裙子與褲子各有韻致，各有所長。身為女人，不分時令季節，着意於依照心中的喜好選擇穿裙子或選擇穿褲子，大抵都是緣於心中那份不懈不怠的美麗。有一些女子，即使在冬日，依舊穿着裙子在大庭廣眾之中飄逸招搖；而另有一些女子，即便在炎炎夏日，也情願穿着心儀的長褲子出門閒遊。

由此看來，裙與穿褲，對展現女子婀娜多姿的身材，是各有千秋的。

裙子是古代男權思想驅使下的產物，目的就是將女人們玲瓏搶眼的身段裹個嚴嚴實實，肥瘦難辨，這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了浪蕩子弟不安分的目光。在世俗的進步中，滿清有了旗袍，作為裙子的一類，它既勾勒出了臀部以上的曲線，又在若隱若現之間，展示出臀部以下的美麗。

隨着超短裙的出現，女性性感時尚步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生活中，總有那麼一些不穿褲子的人，無論春夏秋冬，始終穿着裙子，慢聲細語地說話，眼睜含笑，曼妙多姿地移步，真個是，怎一個優雅了得。

在一定程度上，穿褲子更能襯托出女人的性感特質。上世紀80年代初，人們擺脫一度的壓抑，在服飾打扮上矯枉過正，高腰裹臀的褲型大行其道，女人們將薄薄的布料做成西方牛仔褲的形態，把持着露出線與隱藏處的尺度，公開大膽地追求着性感和美麗。從性感美學的角度來看，長褲之美遠勝於裙子之美。法國女作家喬治·桑就是個只穿褲子的人，在她所處的時代，她總是以此種特立獨行的穿戴方式，在一群穿裙子的人當中，以男人的方式別開生面地活着。

從傳統禮儀的角度看，裙子與褲子有不同的內涵。中國人全面穿連襪褲是從東漢開始的，《漢書·上官皇后傳》記載：

## 裙子·褲子

「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褲，多其帶。」所謂「窮褲」，便是開襠褲。在中國人穿「窮褲」時候，希臘人和羅馬人還只是用一塊布裹在腿上，而中國已經有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織技術和服飾文化。但在那個時代，中國貴族階層認為只有需要野外勞作的「低等人」才穿連襠褲，對於生活悠閒安逸的貴族來說沒有這種需要，事實也是這樣，最早穿連襠褲的民族，大抵都是在馬背上勞作的民族。

所以中國貴族階層一開始對穿連襠褲是抵觸的。在西方人看來，開襠褲是合乎人性的發明，因為在沒有清潔用品甚至沒有紙張的年代，開襠褲至少防止了細菌的滋生。直到今天，蘇格蘭男子穿他們的民族服裝方格裙時，也是絕對不穿底褲的。

在中國，禮儀的本質是相對的、溫和的、中庸的，講究做任何事情不要太過。裙子與褲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禮儀之邦來說，是一種特定的符號，成為守禮和失禮的分水嶺。古代女子，包括底層的勞動婦女，若要在家中待客，一定要把為了勞作方便而穿的褲子換成裙子。她可能不識字，也可能不知道褲子與裙子的歷史，但是對於禮節的虔誠信念，讓她堅守着這個規矩。

當然，在女主人換了裙子出來接待客人的時候，男主人也一定要束好髮、戴好冠，然後才可以出門見客，否則就是衣冠不整，是對客人極大的怠慢。在現代社會，一個人的素質修養，與穿裙子還是穿褲子沒有必然關聯，因而現代女子不受裙子與褲子的約束也就順理成章了。

放在時尚流行的社會生活中來看，穿裙子與穿褲子，已失去了探討的價值。隨着社會的進步，人們更願意關注的，似乎是「內褲」這一章節的內容。據說麥當娜讀書時，甚至成了女人不穿內褲的時尚代

表，她「常不穿內褲，聳立在人牆的頂層，來製造男孩子的哄堂大亂」。如今，前衛時尚的女性愈來愈多，穿着三根線縫合起來的內褲在台上昂首闊步的女人，已毋須言說，不足為道了。

冗長的歷史淵源裡，穿開襠褲的目的是為了起居方便，不穿內褲，便也順理成章。如此情形，延續到唐朝，日本人仿唐裝製成和服，日本女子着和服時也沿襲了不穿內褲這一點。王小波在《紅拂夜奔》裡寫過：「洛陽大街上的妓女對紅拂（公差別稱）是最不客氣的了，動不動就轉過身去，撩起裙子來，給她看光溜溜的屁股。見到了這些屁股後，紅拂才知道這些人原來不穿內褲。」

內褲的入局，一來保護了性器官，二來維護了體面，於是內褲成了文明的產物。時光流轉，用以護體的內褲一不經心就成了身體的束縛，或以三角緊繃於大腿內側，或以三線縫合，絲絲入肉。保護的功能既失，私處是否一定得遮擋，似乎也無關緊要。一當內褲成為累贅，那麼，不穿內褲也就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了。所以，慣於前衛時尚的女性認為，女人穿不穿內褲，與文明無涉，與大局無關，不過是製造了「春光乍洩」的「意境」罷了。「逝者如斯夫」，在觀念開放的今天，有情人們盡夜話，內褲雖說不是恩愛的障礙，放棄束縛，內褲出局，也許最能滋長返璞歸真的快樂。

由此看來，服飾的作用，不僅可以用以審美，用以保護身體，還可以讓身體從束縛走向自由。不能否認，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服飾，有過施加於女人身心上的壓迫。但同樣也不能否認，過度的放縱和放棄，也讓我們所處的大千世界失去了含蓄和雅致，造成了許許多多的不安定、不和諧。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 來自非洲的玫瑰

最近在北京，小狸和一位「花癡」朋友閒聊時，聊出了一方遙遠而新奇的「花園」，很有點意思。

這方花園在遙遠的非洲——現如今，來自非洲的玫瑰在中國很是走俏。有多走俏？僅就肯尼亞，每天向中國出口的鮮花達到36,000噸，而中國對肯尼亞生產的鮮花需求更在以每年25%的增幅迅速增長。

「花癡」之所以對花成癡，很大一個原因是「愛屋及鳥」——因為她有一個正在非洲做鮮花生意的男朋友。「花癡」透露，男友公司去年從肯尼亞進口了250萬朵鮮花，今年則一舉翻倍要進口超過500萬朵。

「他們那邊的花有不少優勢，比如花期特別長，有個術語叫「瓶插」，就是剪下花莖插到花瓶裡後能保持的開花時間。肯尼亞玫瑰的瓶插壽命能高達14到21天，確實非常討喜。而與其他地區的玫瑰相比，非洲玫瑰的顏色很大膽，艷紅、嫩黃甚至亮粉都有，喜慶得厲害。更有一些別的地區沒有的品種。」面對「花癡」的侃侃而談，小狸確實對這方遙遠的花園產生了濃厚興趣，回家後繼續做起了「功課」。

不得不說，相對於歐美，國人對於非洲的了解確實少得可憐。普通老百姓的認知大都超不出「窮、疾病、落後」這三個詞，文藝女青年會多個「動物大遷徙」，直男會多個「索馬里海盜」，僅此而已。但事實上，非洲還有很多獨特的優勢，拋開豐厚的自然資源不說，僅就今天的鮮花主題，比如肯尼亞就擁有先進的繁育和種植技術以及冷鏈儲存和運輸技術，而這些是中國所不具備的。

鮮花消費的習慣最早是來源於歐美，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起，歐美國家的花卉生產成本不斷提高，於是發達國家將鮮花種植產業轉向了資源豐富、氣候適

宜、勞動力便宜、土地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形成了新一代「花園」，非洲的肯尼亞就是其中之一。

2013年之前，肯尼亞90%的鮮花是出口到荷蘭、法國、英國以及瑞典等西歐和北歐國家，豪佔歐洲市場超過30%的份額，是名副其實的「歐洲後花園」。2014年，歐盟對肯尼亞農產品的徵稅讓肯尼亞花卉產業蒙受損失，該事件讓肯尼亞人警醒，將目光開始轉向其他市場。而2013年的直航廣州和香港，成為了非洲鮮花踏足中國市場的契機。從2013年到2018年，肯尼亞鮮花的市場規模已經擴大了5倍，去年的產業規模達到了8億美元。這當中，離不開中國大規模地投資非洲基建，以及中國花卉市場的巨大需求。

有消息指，從2000年到2016年，中國向非洲提供了1,250億美元的貸款。就在肯尼亞，中國出巨資幫其修建了一條從港口城市蒙巴萨通往烏干達邊境的鐵路。與此同時，中國往返非洲各國的直飛航班愈來愈多，這成為鮮花出口中重要的支撐點。另一方面，隨着鮮花消費文化的普及，媒體報道，根據鮮花產業荷蘭花卉拍賣市場2015年的調研報告顯示，中國每年實際流入市場的鮮切花已經高達70億枝，實際年銷售規模達到415億人民幣。這一數字相當於中國電影的年度總票房。這也就難怪對非洲鮮花的需求看漲。

而更令人興奮的是，儘管中國花卉消費猛增，但數據顯示中國的鮮花仍然主要是消費在節假日裡，日常性鮮花消費比例不足5%，與同期美國的40%、荷蘭的60%、日本的30%都還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有機構預測，2018至2020年間中國生活鮮花市場的規模會達到800億元。這確實是非洲花園最好的機遇。未來，來自非洲的玫瑰定會更加芬芳。

昨日  
紀  
陶然

## 詩人邵燕祥

早知其詩名，那時，我在北京上大學，讀過他的詩集《在遠方》，也知道他曾被打成「右派分子」，但對於其他，就一無所知了。後來他獲平反，復出，在詩壇活躍起來。八零年四月，我在《詩刊》主編鄒荻帆和詩人蔡其矯陪同下，走訪當時還在虎坊橋的《詩刊》編輯部，才第一次見到邵燕祥，他已是《詩刊》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他跟我想像中的樣子吻合，一臉青春勃發的模樣，尤其一張笑臉，溫和地具有親和力。這印象一直維持，到了後來《詩刊》舉辦「青春詩會」，有一群頗有才華的年輕詩人與會，據說，身為導師之一的邵燕祥甚為威嚴。原來邵燕祥還有老師的派頭。當然，如果放任，就失去輔導年輕詩人的意義，也就失去了詩會的作用。

後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吧，中國作家代表團應香港中華文化中心之邀訪港，邵燕祥也在名單內。最記得那年夏天，安排代表團和香港作家往大嶼山度假村聯歡幾天，那天上午，我和他坐在銀礦灣一座土丘上，笑得

很歡暢，猛然間給別人拍下鏡頭，留下可珍貴的痕跡。但那時為何歡笑，卻完全沒有印象了。大概是朋友久別重逢，那笑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以周揚、馮牧為團長的中國作家訪問團訪港，與香港十二位作家在銀湖中心會面，訪問團裡以著名詩人居多，如艾青、馮至、袁鷹、田間、王辛笛、嚴辰、嚴陣、魯黎、綠原等，而團內最年輕的，就是五十一歲的邵燕祥了。當時氣氛熱烈，三三兩兩交談，我好像也與邵燕祥聊了一會，可惜時間太短，午餐過後，我們也就匆匆打道回香港了。

後來，他跟馬熱爾團應邀前往美國艾荷華國際寫作坊，經香港時，當時銀都董事長蘇辛群請他們晚宴，我也叨陪末座。記得馬熱爾團還送了一本他的小說集給我。至於那晚都聊了些什麼，我都沒有記憶了。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住進河北飯店，有一天和燕祥通電話，他請我到那時他的家坐，當時交通不方便，我借了自行車，從東

城，穿過珠市口，往虎坊橋奔去，至今還有印象。

他送過他的詩集，也送過他的雜文集。雖然他以詩成名，但後來雜文似更為人稱道。九十年代中，《邵燕祥隨筆》獲得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的雜文獎。後期，我曾為《香港文學》邀他詩稿，他雖然也偶有詩作支持，但更多時候都沒有詩情回覆。他倒寫過評論蔡其矯的文章，在他生前，也在他身後。蔡其矯在世的時候，也就是晚年的時候，曾寫信給我，提到，他晚年在北京最知心的朋友，是牛漢和邵燕祥。蔡其矯曾對我盛讚邵燕祥，說他的雜文愈寫愈好。

最近一次與邵燕祥見面，是前幾年，他訪問香港。那晚，秦嶺雪設晚餐，歡迎應香港教育局之請，來香港講座的孫紹振。飯後，經灣仔，我靈機一動，何不就去酒店探訪正在應訪港的邵燕祥？這一晃，幾年又過去了，記得那時他泡茶給我喝，至今，茶香依然繚繞在鼻端，當時冷氣輕輕發出聲響，那夏夜，實在已經很深了。